

两朝白皇后

【下册】

端木摇 著

tiangue juege zhi liangchao huanghou

重庆出版社

天阙绝歌之

逐浪重磅推荐乱世争霸巅峰之作，新浪、腾讯、红袖、搜狐联袂强力推荐，再掀铁血风云、宫阙传奇。
朕没有后宫——朕只有皇后——前朝皇后如何宠冠新朝九重宫阙？
请看史上唯一两朝皇后的终结后宫传奇大戏！

两朝白皇后

张其成 著

tanque juege zhi

liangchao huanghou

天阙绝歌之



【下册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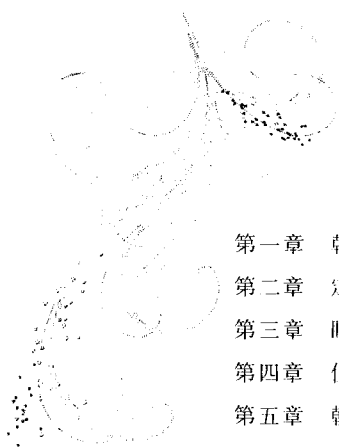
重庆出版社

1247.5
DMY
V. 2

题记：

霸天阙

当你从我心中抽身离去，一座
宫阙就此变得荒凉。



目 录

第一章	朝玉阶/1	第十一章	天净沙/140
第二章	定风波/14	第十二章	凤凰台/155
第三章	眼儿媚/27	第十三章	杏花天/170
第四章	佳人醉/40	第十四章	兰陵王/184
第五章	朝中措/53	第十五章	雨霖铃/199
第六章	撼庭秋/67	第十六章	钗头凤/214
第七章	梧桐影/82	第十七章	声声慢/229
第八章	恋香衾/97	第十八章	帝台春/244
第九章	琐窗寒/111	第十九章	透碧霄/259
第十章	破阵乐/125	第二十章	凤栖梧/274

第一章 朝玉阶

夜风直直地闯过雕花长窗，窗扇轻轻晃动，一声声的咯吱轻响，惊动一殿如死幽寂、四抹凝定暗影；那冰冷的风钻过素锦缎服，透骨的生冷。

永寿宫，仍是多月前的静谧、与世无争，仍是数百年来金粉明黄的锦绣殿阁，仿佛今岁的动荡、屠戮、残杀从未发生，仍只静静地伏在龙城一隅——龙城，煌煌九重宫阙，却已是第三次易主。

姑奶奶躺在床榻上，阖了眼睛沉沉睡去，面目安详，恍若从未离开过这里——兜了一圈，竟又回到此地，却已是再不认得殿内一切。当真讽刺！

凌璇，凌萱，我，仍是我们三人陪着姑奶奶，默然呆坐，等待着未知的命运。

幽禁永寿宫，已有十日。

宫灯低垂，昏弱的暖光洒照在光滑金砖上，瞬间冷凝，令人生寒。

更漏声声，已近亥时。突然，殿外远远地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，须臾便无人一般闯进内殿，步履沉沉，踏在心坎上一般。

我抬眸看去，四个内监鬼影似的杵在内殿入口，巍然地看着我，阴冷道：“摄政王有旨，皇后娘娘觐见！”

未及我回应，领首内监一挥手，两个内监立即上前架起我，疾步往殿外走去。

“姐姐……”是凌萱惊惧而微弱的声音，自扬州龙跃行宫毁于大火，皇嫂又变成了姐姐。

我凄然一笑，身后的轻呼恍若未闻，任凭内监架着我走入沉凉如寒水的夜色。庭内碧树瘦影摇曳，繁花摧折殆尽，只余满目萧索与凄冷。

摄政王！摄政王！摄政王！

将我们强硬劫到洛都，囚禁在永寿宫的，便是君临龙城、洛都一手遮天的摄政王——雷霆。

雷霆挥师北上，步步进逼，沿途归附兵民数不胜数，行至归德已是浩荡三十五万大军。隆庆王亦星夜急速行军，终于在归德府狭路相逢。隆庆王强势攻城，半月攻城十次，仍是无法轰开城门。雷霆大军坚守城池，固若金汤。最后一次交锋，两军激战三天三夜，隆庆王十二万大军损失惨重，最后带着三万人马仓皇东逃。

归德府，血流成河，横尸遍城。

归德一役，雷霆大军死伤七八万，余部二十多万继续北上。兴朝皇帝真尔戴震惊之下，急调关外旧部八万人马，却无一兵一卒前来勤王。

雷霆大军望风披靡，各城各郡守军惊慌逃窜，百姓大开城门迎接大军的到来。九月初六，大军行至关州——京师南下要塞，关州一破，洛都唇亡齿寒。

九月初十，雷霆大军全线攻打洛都。洛都守军区区三万，龙城统军不过一万，虽是负隅顽抗、据城死守，仍是抵挡不住二十多万大军的疯狂抢攻。四日后，洛都城破，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洛都百姓夹道欢迎雷霆大军，十里连绵，盛况空前。

雷霆下令全城搜捕真尔戴，生要见人，死要见尸，然而，终究没能找到他的下落，估计早已乔装出城，连夜逃回关外。

自此，雷霆以摄政王之尊，入主龙城，成为九重宫阙的主宰者。九月十八日，雷霆颁布诏书，兴狗已驱至关外，奉扬州凌朝晋扬帝为正统，派兵南下扬州接迎太皇太后、皇后、公主回归洛都，临朝主政。

凌璇、凌萱、我，均未曾想到，还有踏入龙城的一日！

远心殿，清宁宫主殿，历来是帝王安寝的富丽琉璃宝殿。雷霆自封摄政王，寝居远心殿，豺狼之心可见一斑。

殿内悄无声息，绫纱宫灯澄亮，拉出一道威武的暗影。

我徐步踏入殿内，内监尖细禀报过后，轻步退下，掩了雕羽刻花的门扇。

雷霆站在暗红长窗前，负手而立，望向窗外：冷风横扫、裹着凄黄落叶旋飞丹苑，透窗而入的夜风吹起他墨黑绣金的袍袖，冷冷飘荡。那背影，入我眼来，一如萧树，绿叶飘零，只余枯枝摇曳冷风，惨淡而寂寥。

他是龙城的最高主宰，摄政主朝，生杀予夺，该是意气风发、气度倨傲，俨然新朝帝王，却为何这般萧索？

我静静站立，不言不语。他沉默须臾，关了长窗，转身走来：“夜里风寒，皇后该添件风氅才是。”

我深深一怔，此话听来，仿佛一个寻常人家的夫君嘱咐妻子添加衣裳，语声温醇而宠溺。略略正神，我清冷一笑：“不敢，王爷费心了。”

幽禁十日，不闻不问，此番召我前来，究竟所为何事，我无从猜测，亦不需询问——一旦开口，岂不是泄露心底慌张？

雷霆拂袖坐下，提起酒壶斟酒，琥珀色暖酒醇香四溢，静寂融入明亮暖光。他端起光华微转的翡翠酒杯，沉厚开口：“连日来本王政务繁遽，怠慢皇后，本王自罚三杯。”

这是唱的哪一出？我静声道：“不敢！王爷不必客气！”

“皇后不必‘不敢’，本王果真令你惧怕吗？”雷霆“嗤”的一笑，那是冰冷的自嘲。他看我一眼，懒懒的眼神却犀利得直逼我的眼睛，嗓音略有嘶哑，“坐下，陪本王喝两杯。”

喝酒？又是喝酒！我敛神谨慎道：“我不胜酒力，请王爷见谅！”

雷霆粗眉平展：“你坐着便好。”

我敛襟坐下来——在他的对面，低垂眸光，静声不语。他自顾饮酒，浓黑的眉梢暗暗蕴着一缕浓浓的愁绪，黝黑的脸膛豪气干云，经年的杀戮与征战在他的前额上镌刻下道道风霜与沧桑，依稀透射出缕缕血腥之气。明亮的暖光流转于刀刻上的脸庞，掐出些许柔润的光。

龙城多次易主，动荡离乱，远心殿曾经的富丽辉煌早已远去，仅剩一缕清幽与孤寂。明黄宫锦垂幔纹丝不动，悠悠诉说着令人无奈的乱世浮沉。

“本王命人迎接皇后和太皇太后回京，你可恨我？”雷霆不意间开口，惊我一跳。

我轻轻一牵唇角：“事已至此，还能如何？”

雷霆霍然急速地灌下一杯酒，握住翡翠酒杯的手掌微微发抖，青筋暴涨

有如青色蚯蚓蠕动：“你果然恨我！”

我狠狠咬唇道：“莫非我该感激王爷么？”

雷霆猛然甩手，抛出酒杯，清脆的一声碎响，翡翠已成碎片，泛着冰冷的淡绿光芒。他蹙眉望着我，眼中血丝横陈：“为什么你们都恨我，她恨我，你也恨我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”

我惊诧莫名，却只能愣愣地看着他，心底恍然明白：高高在上的摄政王，原也是一个普通的男子，忧心别人恨他。

“你怎么不回答我？你恨我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”雷霆吼叫出声，惊动殿内死水微澜，像极了深夜里受伤的小孩儿，孤独无依。

我神色冷漠，淡淡一笑：“王爷希望我恨还是不恨？”

雷霆将双臂搁在案上，整个头埋在双臂之间，深深地埋下去，仿佛再也不想抬起……他忽而抬首，轻蹙着眉头、迷蒙地看着我，似乎看不清我的面目；他使劲摇摇头，紧紧闭上眼睛，复又睁开，仍是蒙蒙看我。

“阿香，真的是你吗？”雷霆低哑唤着，眉间款款柔情如暖光倾泻于地，“阿香，我对不起你，是我害了你……别恨我，你瞧，我把那该死的平凌王五马分尸了，你看见了吗……”

阿香？莫非，他将我看做他的夫人阮香香？传闻，七八年前，阮香香原是洛都冠绝一时的艺伎，所作书画为京中达官贵人争相收藏，随口吟诵的词赋两个时辰便流传于洛都大街小巷、深宅街坊。

阮香香婉辞权臣贵胄的聘礼，独独选中家世低平的雷霆。七八年前的那场婚礼，并不显耀、隆重，却是一个柔弱女子的人生转折点，从此，她相夫教子、红袖依香，从冠绝洛都的艺伎一跃成为平实人家的雷夫人。

雷霆踉跄着走过来，一把拽起我：“阿香，我好想你……不要走，陪陪我……”

他扣紧我的手臂，磅礴的手劲令我疼痛难当：“疼……你放开我！”

雷霆歉疚地一笑，轻柔搂过我：“阿香，你知道吗？没有你在我身旁，我很辛苦……”他的嗓音渐次哽咽，揉了凄楚的音色，“我把兴狗赶出关外，打下大片江山，如今，谁也不能分离我们，谁也不能威胁我们，威胁我们的人，都被我杀死了……”

刺鼻的酒气萦绕于口鼻，熏得我犯恶，然而我温顺地一动不动——他心

心念念的，只是他的夫人，此时此刻，他只是一个落寞、孤独的男子，予他片刻抚慰，又有何关系？

“这是你我的江山，锦绣山河，万里风光，都匍匐在我们的脚下！”雷霆豪迈一笑，捏住我的下颌，陡的，他眼中的热切瞬间冷了，目光如利芒穿透我的脸庞，“你不是阿香，你不是！为什么要骗我？为什么……”

右肩被他扣得紧紧的，下颌骨几乎被他捏碎，我惊凝着眉眼瞪他：“我从未说过我是雷夫人！”

雷霆的脸庞风云密布，眼中的愤怒慢慢消散，掠起一股深切的悲凉：“是的，你没说过，你不是阿香，你是皇后，是白痴皇帝的皇后！”

他颓然放开我，猛地拂袖，横扫金案，案上金玉器具、酒壶玉杯飞掠落地，铿锵作响，惊动殿外数声脚步与轻微声响。

他声泪俱下，哀凄地低吼：“阿香再也回不来了，我再也见不到她了，连最后一面都见不到……”

突然，雷霆抓住我的手腕，拽着我走向内殿。惊骇之下，我拼命挣扎，却是无法撼动气力庞大的一介武夫。

他突然停下来，呆呆地站定，仰首望向金墙。我疑惑转首——那是一幅装裱精美、画纸精良的美人图，画中人飘逸若飞，恍若琼庭仙界的天女，垂袖淡笑。那眉眼，那神韵，依稀似曾相识。

深瞳点墨，唇如菡萏，烟薄轻纱飞扬，轻罗广袖翻垂，影姿宛如莲花盛开，眼波恍如明月流光。

“她就是阿香！”雷霆幽幽道，沉迷地望进画中的眼底，侧脸上布满平静的伤痛。

果真是风华绝代！以我所见，竟未见过如此琼仙玉姿的佳人。我不由赞叹道：“雷夫人不愧冠绝洛都。”

雷霆转首看我，眉眼似乎带了些希冀：“你还没看出什么吗？”

我一愣，再次凝眸端详着画中人，那眉眼，那神韵，恍如是每日清晨从镜中望见的人儿——呵，原来，雷夫人阮香香，与我有几分相像，两分眉眼，三分神韵。世间竟有这等稀奇之事！

摄政王召我前来，便是如此了！我笑道：“王爷思念夫人，人之常情！或许，便是因为思念过甚，就觉得旁的女子与雷夫人相像……”

“住口！”雷霆断然截断我的话，捏住我的手腕，眼中腾地升起一簇火苗，“我岂是如此随便之人？”

我惊骇地呆住——摄政王可真是脾气乖戾，不可理喻！他目露森然的光：“你以为我瞎了还是怎么的，要不是你与阿香三分相像，我怎会将你当做她？”

我举眸直视他，心底冷笑，只觉他可怜可叹！

他亦定定地看着我，渐渐地，冷峻的眸色柔缓几分，却又模糊起来，浮起浓浓的水雾，眼色朦胧：“你可知道，阿香是因我而死的……平凌王抓了阿香威胁我，要我投降。阿香担心拖累我，宁愿自缢也不见我最后一面……”

“那一刻，我便发誓：我要报仇，我要平凌王血债血偿！”

我敛眉道：“王爷已为夫人报仇，心愿已了！”

雷霆放开我，扑到墙上，枕着胳膊痛哭：“你不懂，不懂，阿香再也回不来了！我再也见不到她了！纵使坐拥江山、君临天下，谁与我共赴此生！”

余音铮铮，如此悲愤！我轻轻一叹，忽而，他扑到我面前，扣住我双肩，激动道：“冥冥之中自有定数，你一定是代替阿香来到我身边，陪伴我走完这一生。”

我深深蹙眉，轻声道：“王爷，我不是……”

“你是！一定是的！你跟阿香那么像，一定是的！”雷霆拽过我的身子，站在我身后，强迫我看着画像，手背轻触我的脸颊，缓缓移动，恍若深深着迷，“你看，你与阿香一样清婉恬淡。那日，我在城门迎接你们，你一下车驾，我恍惚看见阿香又回来了，你知道我有多么高兴吗？”

他的掌心摩挲着我的下颌，令我身心颤抖不止：“我要你成为我的王妃，待我登基即位，你就是我的皇后！”

我大为震惊，指尖寒凉，深深一吸，冷静道：“王爷，这万万不可！”

雷霆冷冷道：“有何不可？”

我娓娓道来：“王爷是一世雄主，是开创新朝千秋万代基业的开国帝王，册封的皇后，必定是品貌德行俱佳之人，而我是前朝皇后，朝中文武官员一定极力反对。”

雷霆怒吼道：“谁敢反对？！”

“我反对！”一道石破天惊的喊声，自殿外穿透进来，伴随着沉厚喊声的，是门扇咯吱的声响。

雷霆放开我，震惊地转身看去，只见两道挺拔的身影携带着冬夜冷风进来，吹散了殿内的暖和。

两个男子略微躬身：“参见王爷！”

我举眸淡定望去：一个雪青色锦袍，面目微有熟悉之感——呀，是睿王，嘉元帝一起长大的皇弟，宫女所出，甫一出生，便由皇后——姑奶奶抱来抚养，自幼与嘉元帝情同手足，却为何投在摄政王雷霆麾下？另一个乳白色素纹缎袍，身形峻拔如松，脸形修俊，眉峰若削，薄唇如刃……

我感觉到浑身一阵颤抖，无法抑制的战栗从内心深处扩散到四肢百骸，眼底只有那抹乳白色的身影，只有他模糊的脸庞……他亦是呆呆地望着我，却仿佛隔了千山万水一般，眉心微蹙，存了一丝疑惑。

唐大哥，是你吗？真的是你吗？你竟然没有死……

雷霆不悦道：“谁让你们进来的？”

睿王丝毫不惧，从容道：“王爷，她是白痴皇帝的皇后，怎能册封为我新朝的皇后呢？坊间多有流言，扬州小朝廷立端木氏为后，两个月便被兴兵覆灭，此等不祥之人，怎能伴在王爷身侧？望王爷三思！”

雷霆震怒，浓眉倒竖：“胡说！是谁在胡言乱语，统统下狱！”

“王爷，”乳白色身影缓缓开口，嗓音沉厚而温润，“末将以为，迎接前凌太皇太后与皇后回来，只是一个权宜之计；如今已在筹备登基大典事宜，不宜横生枝节，至于册封皇后……可延后再议。”

宫锦垂幔徐徐拂动，冷风透衣寒凉。四肢冰凉，内心火热，冷热碰撞，激起无数星芒舞动于眼底，灼热我的眼眸，泪水滚烫地流下来……他的嗓音，与烙印在心间的人儿丝毫不差，可是，他不是唐抒阳，不是，真的不是！

他，只是一个与唐抒阳四分相像的陌生男子，恰如，我与阮香香三分神似。

雷霆转首见我泪流满面，满目疑惑与疼惜，冷冷下令道：“册封皇后之事，无须你们操心，你们可以退下了。”

睿王轻微躬身，脸庞却是直直抬起，眼神若电，奔腾着令人惊怕莫名的锐光：“王爷，末将还有要事禀报，就让流澈将军护送皇后回宫吧！”

我愣愣回神，行了一个虚礼，径直走向殿外。而雷霆，眼见睿王凝重的脸色，终是无可奈何地不置可否。

夜风翻卷着单薄的锦袍，寒气砭骨。我拉紧衣领，瑟缩着身子，疾步走入夜色。灯影飘摇，宫墙昏暗，地上回旋的黄叶沙沙作响，平添霜风凄紧。

蓦地，脚步声欺近，一袭厚重的外袍从身后披在我肩头，温厚的嗓音沉沉传入耳际：“皇后娘娘保重。”

我默然拽紧了乳白外袍，低声道：“谢谢将军。”

他与我并肩走着，脚步轻逸：“皇后娘娘无须客气！”

身子渐渐暖了，是袍子上的温热烘热我的身心。霜风荡起袍袂与下摆，我顿然停下来，略略转身望他：“我不是谢你的外袍，我是谢谢你赶得及时。”

很像，真的很像！世间竟有如此相像的两个人！只是，唐抒阳傲俊，他俊逸；唐抒阳八分冷硬，他是五分平润；唐抒阳气度睥睨，他一如回风潇洒。眼前的男子，竟是集合男子英俊、女子秀美的美男子！

流澈将军？莫非，他就是姑奶奶提过的建陵文武双全、名满全城的流澈潇？

流澈将军朗怀笑了，笑容浮动于双靥，仿佛峻松拢着一层疏烟。

我凝眉笑道：“将军祖父可是兵部尚书流澈大人？”

流澈潇微微颌首：“这里风大，走吧！”他提着一盏羊角风灯，照亮了脚下一方宫路，虽是霜风凄雪，亦是一方明亮与暖和。

从远心殿到永寿宫，并不遥远，却走得极慢，似乎两人都刻意放慢了脚步，只想延长再延长。我心中清楚，只因他像极了因我而死的唐抒阳，我才会莫名其妙、不由自主觉得他可亲。

雷霆大军行至西南时，流澈潇毅然投入雷霆麾下，由于出色的表现与功绩被破格提拔为将军。他娓娓道来，语气平淡，不显不耀，足见他心思缜密、英勇沉敛，不为年少荣华风光而飞扬跋扈。

“皇后娘娘无须担心王爷，我自会劝阻王爷……”流澈潇温和道，收下我递给他的外袍，薄唇缓缓拉出一丝笑意，“夜深了，娘娘回宫歇息吧。”

三日后，三乘轻简车驾将我们送往京师东郊行宫——紫镞城。

紫镞城为神武帝下令兴建，树木葱茏，奇花异卉，小桥流水，平湖烟光，一如阆苑仙境，乃皇家避暑胜地。紫镞城历经百年风雨，两宫六殿九楼阁，明殿红阁，金瓦朱檐，融合北方园林之煌煌富丽与南方园林之旖旎精巧，奢靡辉煌世所罕见。

然而，嘉元帝即位以来，行宫疏于打扫与修缮，百年宫城唯剩灰尘、破败、凄凉与阴暗。

凌璇心事重重、寡言少语，凌萱却是雀跃的，只因平生第一次住进仙境般的避暑胜地。

行宫宫娥、内监极少，对于我们的到来很是冷漠，不闻不问，不理不睬，一切均是自己动手收拾行装，只有随行的四个宫娥在一旁帮忙。因为，他们没必要奉承我们，我们只是一介庶民，比他们还要卑微。

阴冷寒气砭骨，行宫腊月竟是这般阴寒，再多衣物仍是觉得冷。

我快步疾走于行宫，穿行于绵延殿阁之中，借以驱寒，直至身上暖和，方才回殿安寝。寒风扑面，好似冰刃划过脸颊，僵硬已无知觉。

迎面走来一抹高大的身影，披着一身暗淡昏光，步履不紧不慢，厚重棉袍微敞，鬓发拂掠，仿佛朝着我微笑。

我愣愣定住，眼底皆是唐抒阳缓缓朝我走来、气度从容的身影，是他似笑非笑的唇角，是他冰火交织的眼神……唐大哥，你在哪里？我好想你……我再也见不到你了……

他站定在我跟前，口中呼出淡白雾气：“怎么不在屋里歇着，外面这么冷？”

说着，便要解下墨黑风氅。我连忙按住他的手腕：“不用，我不冷。我已经走了四圈，身上暖和着呢！流澈将军怎么这么晚前来行宫？”

流澈潇若有所悟地笑笑，浓重夜色之下，俊眸快速闪过一丝怜惜的光色：“前几日便要过来的，总是为急事牵绊，就拖到今晚了。”

我拢了拢鬓发，往前走去，诚恳道：“将军乃摄政王麾下大将，自然事务繁多。紫镛城，将军不该来。”

流澈潇紧步跟上，与我一起疾步行走：“皇……端木小姐见外了！”

天幕泼墨，浓得化不开。几颗孤星散乱地镶在广袤的天幕，散发着离淡、微弱的光，愈显冷清孤瑟。

流澈潇不自在地开口，微有紧涩：“我……运了一些物什过来，有棉被、棉衣、斗篷、裘衣，还有一些木炭，已经命人搬到你的寝殿，不是什么好东西，端木小姐将就着用。”

脚下微微一滞，我淡淡道：“谢谢！将军费心了。”

流澈潇扬起脸，望着高远而深阔的苍穹，呼了一口气：“这么冷的天，让你受罪了，对不起，我没能帮你……”

“我们能够安心地住在行宫，将军已帮了很大的忙。如不是将军为我们极力劝谏，摄政王不会轻易放过我们的，说不定，摄政王早把我们……”我故意打住不语，相信他明白我想说的是什么。

“你所担心的，我一定不会任其发生。”流澈潇坚决道，冷硬的声音一如刮肤的寒风令我心中揪紧。他究竟是如何劝谏雷霆的，无从得知，他亦不会告诉我，然而，我也没必要知道那么多。

流澈潇见我不语，只怕是以为我忧心，安慰道：“你和太皇太后安心住在行宫，京中的事，就不要理会了。嗯……朝中大臣纷纷上表，摄政王……年后监国，六月举行登基大典。”

摄政王豺狼之心，无人不晓，登基即位，只是时机问题而已。我轻轻颌首，真心地笑着：“我们只是庶民，能有一方立足之地安生，已经很满足了。其他的事，再不想理会。”

流澈潇摆动的风簷不时碰触到我的棉袍，寒寂冷宫，静夜孤星，啾啾的轻响，惊动彼此的心境。

他温暖的手指，碰触到我垂于身侧的手，滑滑的触感，暖暖的感觉……我蓦然一震，慌张地握紧，心口扑通跳起——不知是无意还是有意，我只当做浑然不觉，敛神道：“夜深了，将军早些回城……”

自我移开手，流澈潇的身板轻微涩然，略显尴尬，片刻之后，便面色如常：“好，我走了。临近年关，你们好生保重，过几日我再来看你。”

这一回去，流澈潇再也没有来，直至年后开春。不过，行宫的宫娥、内监拜高踩低的势力态度大为收敛，对我们恭敬了几分，显而易见，新朝开国大将军流澈潇为我们打点过了。

行宫的消息很是闭塞，正月十五，京中消息才陆陆续续传来。

除夕之夜，雷霆宴请麾下诸将，歌舞美人云袖飘举、环佩叮当，钟鼓乐音、曼妙丝竹交相辉映，迷醉了半生杀戮的粗豪将士。酒酣耳热之际，摄政王被内监扶着回宫歇息，躺在龙床上，永远醒不来了，只余印在窗格棉纸上挥剑的影子，只余一帐明黄上一道鲜红的血腥。

宫门封闭，一只苍蝇也飞不出去。诸将步履蹒跚地起身回府，惊见睿王

站在大殿殿口，殿外是明火执仗的侍卫。睿王自封为摄政王，以诸将的家小相要挟，逼迫他们接受。大多将领无奈地拜倒在睿王足下，五个将领多年跟随雷霆，忠肝义胆，誓死效忠，愤而当场操刀，为乱箭射死，血溅金殿。

龙城，再一次易主。一夜之间，睿王摇身一变成为摄政王，统摄朝政。
转眼已是二月，细细簌簌下起最后一场雪。

夜深了，远近的各处殿阁笼罩在细密的大雪之中，昏黄的宫灯稀稀疏疏。“在水一方”亭阁，我呆呆坐着，望着亭外的落雪已有一个时辰了吧。

摸出怀中的天香沁玉箫，触唇温润如初，正如最初的那个男子——唐容啸天。自从与我相识，便没有一天好日子，最终被我害死。而唐抒阳，亦是因我而死，西宁怀宇也是……为什么？为什么我身旁的男子都是不得善终？这究竟是因为什么？

缓缓吹起，是那首《流光摇情》，悲切凄凉的箫音穿透纷飞大雪，希望能抵达因我而死的亡魂，不为什么，只是聊表一腔卑微的怀念。我知道，我的怀念很可笑……

雪花密密匝匝地飘洒，绵绵无声，又似乎簌簌有声。冷风一扫，雪花飘扬着，婉转落在亭内，舞姿凄美。稀疏、清艳的雪花中，突有一股阴寒之风向我袭来，我拧眉转脸看去，一束强烈的银光刺入我的眼底。

一抹黑影挺剑直直逼向我，冰冷的剑尖犹如阴毒的小蛇吐着信儿朝我当胸咬来……我惊骇地呆住，冷汗逼出脊背，想要撒腿侧开，却已是来不及——

叮当一声锐响，眼前的银剑被暗器狠狠击中，偏了力道，直直刺向我身旁。我立即拔腿跑出“在水一方”，以平生最大的速度逃离刺客的追击，斗篷飞旋如雪，涌起一股生冷的风。

一抹鸦青色人影疾速掠过我，顿时，身后铮铮之声大盛，两人已然纠斗在一起。我转身看着激烈打斗的两人，步步后退，揪疼的心终于落回原地，眼角不由得浮起一抹欣悦的笑纹。

黑衣人蒙着脸，灵巧若蛇地挥动三尺银剑，招招致命，凛凛杀气游动于天地飘寒之中，恍若惊电的银光惊乱漫天雪花。

鸦青色男子沉稳舞动手中软剑，薄寒剑刃龙吟细细，剑锋一扫，杀气一如江河流湍急，滚滚涌向敌人。缠斗已有多时，黑衣人力渐不支，鸦青色

男子仍是剑气如流如虹，游刃有余地与黑衣人周旋。

软剑猝然一抖，迅捷裹起片片雪白飞花，扫向黑衣人的脸面。黑衣人节节后退，骤然转身疾奔，没入白茫茫绵延的殿阁中。

流澈潇收起软剑，眉峰微蹙：“吓到了吗？这黑衣人为何行刺你？”

他能够及时出现，应是早已藏身亭阁附近。我走入亭阁，不在乎地玩笑道：“无妨，我也不知道得罪了什么人，竟然恨我至此，要我的命！”

“嗯，以后小心一些！”流澈潇随口道，若有所思地望向亭阁之外封冻的“眉湖”，眼神冰冷，仿若冰湖上冒出的阵阵寒气侵骨。

我不知道何人要我的命，但我知道，有一个人恨我入骨。

漫天落雪扯絮一般绵绵不绝，落雪满地归寂，雪光漫天清冷，亭阁中亦是冻僵了一般悄无声息。

流澈潇朝我一笑，俊眉舒展，漾开缕缕柔情：“在想什么？怎么不说话了？”

我拢拢鬓发，轻轻一笑：“你有心事，我不便打扰。”

流澈潇俊美如削的脸颊微有歉意，戏谑道：“嗯，端木小姐果真心思细腻，我是有心事……”他的眼中略有兴奋之色，“方才听见你的箫音，那支曲儿很不错，能再吹一遍给我听吗？”

我微牵唇靥，望着“眉湖”吹响曲子，指尖渐渐冰冷。鸦青色大氅凝住不动，他的眉宇平静如水，似乎沉醉于空旷而悲凉的箫音之中。

一曲终了。流澈潇淡淡笑道：“嗯，这箫极好，曲子一样，感觉却不一样了，不似方才的凄凉哀婉、低回绵长。”

心下一惊，我平眉看他：“粗粗音律，流澈将军见笑了。”

“端木小姐，叫我名字便好，”流澈潇语音沁凉，底色却是暖的，低沉沉地融入寒凉气流中，瞬间消逝，“冷不冷？”

我轻笑着摇首，冷不防他上前握住我的手，惊道：“这么凉，还说不冷？”我愣愣地看着他帮我拉紧了海棠色织锦羽缎斗篷，复又握起我双手，“我不会让你冻着，也不会让你受到一丁点儿伤害，相信我！”

他的声音很坚决，他的大手很温暖，暖意一点一滴地渗入我的掌心，春水一般沁入我的心底。我呆了一呆，心神飘忽，恍若看见唐抒阳深切地看着我，目光冷傲而灼人……眼前的男子却不是心底那抹傲岸的影子。我想要挣

脱他的大手，他却越收越紧，炯然眸色渐渐被热气萦绕。

我低垂了眸光，心底一片茫然，压在骨血深处的惊痛四散而开，弥漫了整个心间：“将军不要这样。”

“不要伤心，”流澈潇语声温和，温温的手指轻轻抚过我的细眉，缓缓的，从眉头至眉梢，“你总是轻蹙着眉，就像这形似双黛的‘眉湖’，泛着冷冷的光，眉心蕴着愁绪……”

我以为，我的面目很平静，我强装的平静，旁人只会觉得我冷漠，却无料，眼前的男子早已将我看穿。

四下静寂，落雪无声，清冽雪光刺破重重夜色，天色竟有些浮白。亭外一树琼雪梨蕊，寒风回荡，吹落雪霰飞扬飘洒，蒙蒙似淡雾如轻烟。

流澈潇微微一笑：“我想来看你，却又怕见你，你说矛盾不矛盾？”

我用劲挣开他的手，转身侧向着他，冷冷道：“将军应早作决断，还是不要来行宫了。将军出入的，应是金殿华堂。”

“端木小姐是否已有意中人？”流澈潇温然问道，语音艰难而生涩。我看不见他的表情，或许是失落的吧。

我悚然一惊，意中人？鼻端发涩，眉眼渐渐热了，心底深埋的痛楚肆无忌惮地奔蹿于五脏六腑，眼底弥漫起水雾，他柔声对我说：“听话，你先回去，我答应你，一定安然无恙地回去，一回去，就立即去找你，嗯？”

可是，他再也没有回来，连最后一面都没有见到……唐大哥，你好残忍……不，残忍的是我，是我害了你！

一双手臂将我揽入怀里，安抚着我的肩背，嗓音沉厚而怜惜：“哭出来，会好受一些。”

‘夜天深蓝如墨，殿宇空旷如荒，回风冷雪，冰湖暗涌。从来，我都不相信他已经离我而去，我侥幸地幻想着他仍然活着，在某一个无人知道的角落，疗伤、休养……自欺欺人么？或许是吧。

多月来，我第一次泪落如雨。眼前的男子与唐抒阳四分相像，我多么希望，这个温暖的怀抱，是唐抒阳！